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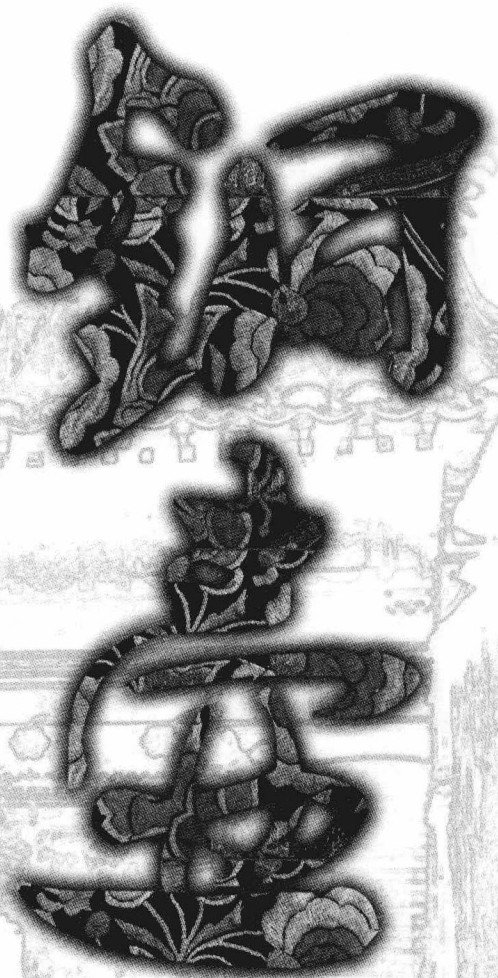
「铜壶」

薛燕平

著

这是一部以北京胡同为叙事背景的市井、人情、民俗小说，浓郁的京味弥漫在字里行间，丰厚的生活底蕴如文火炖汤。这是对由老舍开创，邓友梅、陈建功、刘心武、王朔承继的京味小说的自然赓续。《铜壶》正是老舍所谓「把日常生活镶嵌在国族叙事上」的京味小说，处处透露着北京人独有的语言风味、思维模式和处世之道，韵味十足，生气淋漓，有着饱满的皇城根下的精气神韵。——葛红兵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〔铜壶〕

薛燕平
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薛燕平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铜壶 / 薛燕平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1. 8
ISBN 978-7-5313-4009-6

I. ①铜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8434 号

铜壶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封面设计 杜 江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65mm×235mm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14.5

插 页 2
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009-6

定价: 26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62237222



水的酒，念祖宗的好吧。两人三四个来回，见了底儿，老陆又去酒缸里扛，白广泰趁势拈了一块油渣滓放嘴里，哪舍得撒开了嚼哇，搁舌头底下闷着，让那点油腥味儿慢慢地朝外散，然后再用舌头把油渣滓来回来去地在嘴里头滚，够了，再慢慢地轻轻地嚼，像是怕吓着它似的，都嚼碎了也不立马咽下去，得让香味儿在嘴里散够了，这才依依不舍地一小粒儿一小粒儿顺下去。老陆看着白广泰的享受样，笑着说：“得了，甭作弄了，赶紧的，酒味跑了。”白广泰听了忙又喝口酒，顾了这头又忘了那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还没忘了下巴颏儿朝后边指，问玉莲好点没。老陆摇头，把玉莲自己给自己准备装裹的事跟白广泰说了，愣了一会儿，白广泰说：“八成这么一冲病就好了。”

七服药吃了两服半，玉莲就落炕了（病人起不了床了，叫“落炕”），老陆打发俊明去崇文门玉莲娘家捎话，让娘家有个准备。玉莲妈一听闺女一下子病成这样，连喘气儿的工夫都没有，火就上了房，自己蹬了辆板儿车，拉着俊明，从崇文门一路骑过来，六十来岁的人愣是没喘什么粗气，见了老陆，也不打招呼，白了一眼，直眉瞪眼往西屋走。明摆着，闺女嫁了你，不到四十就完了，谁心里能痛快？老陆在窗根儿底下听屋里动静，先是抽抽搭搭，知道娘儿俩对着流眼泪，心里十分不是滋味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时候听丈母娘一声叫唤：“好哇！”老陆知道，开骂了。果不其然，丈母娘气走丹田，声若铜铃，把陆仲祥一通数落，旁人找着气口儿都没门儿，只差衙门口发个令牌，推到瓷器口砍头拉倒。左不过把老陆的祖宗八辈都捎带上，说女婿缺德少教。老陆一声不吭，干赔着，谁让自己倒霉，眼见媳妇儿没了，还得受丈母娘的窝心气。

俩时辰过去了，老太太的声才低下来，横竖的自己也明白，这么骂是屁事不顶，白费了唇舌，回家还得多吃半碗干饭，里外划不来。再说，生死不是个人的事，那是命，阎王叫你三更走，哪敢挨到五更天，谁能跟命抗啊！这么想着，丈母娘把老陆拉到一旁，嘴凑到老陆



的耳朵上，问要不要让玉莲换床，又指指俊明，意思怕不换床对孩子不好。这是北京的习俗，临死的人从原来睡的床上换地方；不换床，亡人会背着炕走，增加在阳间的罪孽；另外，换床还能冲喜，万一能起死回生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？老陆听丈母娘这么问，不免为难。老陆小时候见过换床，可那是新中国成立前，有杠房（旧北京租赁灵床的地方，灵床也叫“吉祥板”、“太平床”），有临终换床的，就到杠房赁张床，北京人叫“传吉祥板”。可自打解放，杠房就没了，所以老陆为难。老陆做事讲究有板有眼，正儿八经，瞎凑合、不靠谱的事从来不做。丈母娘见女婿磨磨叽叽，知道老陆心里想什么，便道：“甭那么讲究，还指望跟过去似的传吉祥板哪，我的意思，从这西间屋挪到厢房里就得，不为别的，就图守个老规矩。”听丈母娘这么说，老陆不言声了。跑院里把立东墙根儿的一块木板放下来，扛到厢房里。玉莲妈说：“甭急，我明儿拿几丈红布来，那还是我娘家妈留下的，没舍得用。”说完，玉莲妈走了，饭也不吃。老陆送出去，赶上有人买五香粉，嘴上让丈母娘小心着，自己猫了腰找五香粉。

第二天中午，玉莲妈怀里抱了个大包袱进来了。老陆正招呼生意，见丈母娘风风火火，蹬进来一股子热气，老陆心说：“玉莲要是她有她一半就好了。”赶紧接了包袱，让俊明在外边照顾生意，自己和丈母娘进了院子。先进屋跟闺女打声招呼，玉莲跟死人没什么区别了，问：“今儿觉着好点没？”半天都听不着一声喘气儿。老陆便跟丈母娘出了屋门，对丈母娘说：“只得委屈她了，临了还得这么折腾。”丈母娘睁大了眼道：“可别这么说啊，这也是为她好，兴许能冲好了呢。”老陆不言语，他不喜欢跟女人争执，老陆百分之一百二十地顺着女人，比如眼前，拿换床这件事来说，搁老陆，人都过去大半拉了，还换什么床？明摆着，一折腾，死得更快。可他不说话，忍着，怕落不是，怕丈母娘又找着了闹腾的由头；心里早盘算好了：即便因为换床玉莲嘎巴一下玩儿完，也是她老人家的主意；人到这份儿上，早一天



过去是她的造化。老陆拎着包袱进了厢房，又用俩手晃了晃昨天支好的床板，看看牢靠不牢靠。丈母娘让老陆拿把剪子来，老陆乖乖地又进了西屋拿剪子，拉开墙角缝纫机的抽屉，翻腾着找剪子，听见玉莲问：“你跟妈干吗呢？”老陆说：“妈张罗着给你换床，权当冲喜吧，万一管用呢。”玉莲叹气道：“费那事干吗，过不了几天了……”

老陆拿了剪子，交给丈母娘，老太太一点不含糊，嚓嚓几下把红布剪开，罩在床板上，再用红布把床板四周围都围严实了，这时候玉莲妈俩手拍着身上的灰，道：“就这么着了。”又转头对女婿说：“麻利的，喊俊明过来，先把生意停了。”按规矩是让长子抱着头，可死说活说的，俊明就是不干，俩胳膊朝胸前一搭，站院子当中，死活不动。他有他的道理，他觉得把妈挪到厢房，让她在临死之前一个人睡，是很残忍的事，他不管什么风俗习惯，他只知道张玉莲是他妈。俊明还指着老陆的鼻子，说：“你还嫌她死得不快，你就是想她早死。”玉莲妈跳着小脚儿骂俊明，说：“怎么就没看出这孩子是这么个货，整个人事不知，糊涂车子一辆。”不得已只得老陆抱了玉莲的上半身，玉莲妈抱了下半身，把玉莲挪到厢房里。长年没人住，厢房一股子霉味，刚生了火，还暖和不过来呢，老陆心里埋怨丈母娘，嘴上连个话毛儿都没有。玉莲躺在那张裹着红布的床板上，兴许是让红布映的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精神了不少。玉莲妈见了，乐得直拍手，以为真冲了喜。老陆什么都不说，任着丈母娘胡折腾。

到了半夜，老陆起来拿夜壶撒尿，夜壶夹在枣树的树杈上，枣树靠东墙，老陆特意走到西南角厢房窗根儿下边，轻轻喊玉莲，叫了两声，没应。进门，顺手拉开灯，见玉莲一只胳膊雪白，快牵拉到地上了，老陆觉着白得不对劲儿，疹人，便伸手到玉莲鼻孔上，没半口气，知道人已经过去了，心里一沉，先把玉莲的身子摆放平整，然后走到院里，把西屋房檐儿下的灯拉开，又回到自己睡的西屋，灯全拉开，整座院子雪亮，最后去南屋喊俊明：“俊明，起来，你妈走了。”



俊明睡得糊里糊涂，问妈去哪儿了。老陆不言语，出了家门，去找白广泰。

老陆跟白广泰隔着三个门，闭着眼都走不差。推门，锁着，老陆隔着墙喊：“广泰，广泰，玉莲走了，你过来帮着照应一下。”夜静，加上老陆可着嗓子喊，立马，半拉胡同的人都知道老陆媳妇儿没了。其实老陆是成心大声喊，不用特意报丧了，过得着的，您就自己个儿上门探丧、号丧，过不着的也就犯不上告诉你，免了大家的尴尬，谁也怪不着谁亏礼。这是老陆的为人处世之道。打瞌睡的工夫，门吱扭一声，白广泰披个大褂子出来了，两人都不吭声，闷头朝老陆家走。还没进院门，就听俊明已经哭翻了天。十七八岁了，竟然还带着奶声。哭得惨，这世界上没有比孩子哭妈更惨的事了。

“妈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，我不想让您走您不知道哇，您不疼我了？您不想看我长大成人了？您说过要等我娶媳妇儿生儿子，给我看孩子……您怎么说话不算数哇您，您别装啊，我知道您没死，您是吓唬我呢，您把眼睛睁开，睁开吧妈，我从今往后，再不惹您生气了，我求求您了妈……”俊明哭得死去活来，老陆和白广泰进了院子，俊明看见爸，突然止住哭，冲老陆恨道：“我妈生让你给害死了，你还我妈，你还我妈！”

老陆和俊明虽是父子俩，可自打俊明一下生，就像是老天爷给陆仲祥派了个敌人，世间万物都有天敌，就像蚊子的天敌是蜻蜓，老鼠的天敌是猫，老陆的天敌恰恰就是儿子陆俊明。刨根儿的话，恐怕是俊明两三岁时候的事，俊明喜欢吃糖葫芦，从能嚼东西就喜欢吃，那天俊明手里拿了串糖葫芦，偏三号院李常贵的小孙女胖丫儿见俊明手里的糖葫芦，馋得哈喇子直流，老陆二话没说，从俊明手里夺过糖葫芦给了胖丫儿，老陆以为俊明得大哭，没想，俊明一滴眼泪没有，一双贼亮的小眼睛，死死地盯着老陆，两道目光，像两把小刀子，直把老陆的心割得一阵寒战。但老陆没往心里去，父子俩能怎么着，能成了仇人？俊明渐渐长大，心里的怨恨也随着他身体的长大而长大了。



父亲的所作所为，都不入儿子的法眼，这是陆仲祥始料不及的，他低估了儿子的心思，觉得无论怎么样俊明都是他的儿子，这不假，可那是肉体 and 血液的事，俊明当然传承了老陆的血脉，但心思却大相径庭，父子俩的关系始终是牛蹄子两瓣儿。俊明的性情像自己的身体一样，细瘦、尖利，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淡漠这两字，他指着老陆的鼻子说：“是你害死了我妈。”那表情恨不得立马杀了这老杂种，那都难解心头之恨，碎尸万段，千刀万剐，往鼻子里灌辣椒水……老陆只把这当做俊明耍小孩儿脾气，根本不往心里去。他没有理由恨俊明，但他心里清楚，俊明是个狼崽子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儿子对他充满敌意，他当然不会认为那串糖葫芦是一颗仇恨的种子，陆仲祥不是心理学家，就算他再有心计、再老谋深算，也不会想到那串很久以前的糖葫芦，那八个蘸了糖的山里红生出了一连串数也数不清的恨；甭说老陆，就算俊明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仇恨父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，甭问，上辈子肯定是仇家。

此刻白广泰上前拦住俊明，他攥住俊明柴火棒似的胳膊，觉出这孩子浑身颤抖，跟普通的颤抖不同，普通的颤抖多半因为自然环境和身体条件，比如冷，再比如发烧打摆子，或者被大雨浇了，抑或受了惊吓；而俊明则是心脏和灵魂在抖，心脏灵魂的颤抖力量之大，让白广泰的心也为之一动，他琢磨：看这孩子平时一副不着四六儿的样，对他妈真是一百二十的上心。禁不住对俊明起了怜爱，白广泰没结过婚，更不知道有孩子是什么滋味，可这时候他突然从俊明身上悟出了什么，本来攥着俊明的胳膊，这时候就势儿把俊明揽在怀里，嘴上劝道：“瞧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，你爸哪能害你妈呢，搁谁也不信不是，都知道我们俊明是个孝顺孩子，可不能那么没斤没两地编排你爸，让人听了笑话。”俊明刚哭得已近气绝，浑身早没劲了，此刻听白广泰好言劝慰，关键是白广泰揽他人怀这个动作，颇让俊明觉得温暖。自然而然的，俊明住了声。陆家院门口却热闹起来，都是已经知道陆家死了人，上门来瞧的。老陆跟白广泰合计着谁去玉莲娘家报丧。白广泰低



吗？甭说别的，小学校立马没人管了，阎王爷不会干那缺德事，他也想积点阴德。”不说阎王爷还好，一提这仨字，李儒东一激灵，连忙用手捂白广泰的嘴。白广泰看李儒东一脸惊慌，跟平日的儒雅和傲慢差了十万八千里，心里觉得好笑，又碍着老陆的面子不敢放肆。这时，一旁老陆对李儒东说：“给您添堵了李老师，知道这事有点离谱，可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，委屈您了。”李儒东支吾着说：“可以不用照片哪，那谁死了不是没有，丧事不也办了。”老陆边走边用手给李儒东作揖，说文母娘挑礼儿，就当帮帮忙，以前也不是没帮过。李儒东没话了。

那边几个老太太已经把寿衣给玉莲穿好了，看上去，人比平时整齐了许多，平时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擦补丁的，攒的那点布票都给老陆和俊明了，尤其俊明，天生要好儿，带补丁的衣服不穿，一个人就那么几尺布票，过年过节能混上件新衣服都不容易。李儒东一见到玉莲就踏实了，确切地说，李儒东是让玉莲脸上的平静和美丽镇住了。满眼看看，北京胡同里的女人都憔悴不堪，她们要绞尽脑汁地打理生活，缺吃少穿的日子实在难熬哇！手里攥着有数的几张粮票、布票、油票，生怕早花了一张，后半月打饥荒；女人满脸都是不耐烦，动不动就吵架，胡同里经常听见老娘儿们互相编排、揭老底儿，对她们来说，生活就是想方设法节俭，这边说话，不节俭不成，想浪费都没有，家家的垃圾桶都干净得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就点灰尘，有的家干脆没有垃圾桶，要那干吗？没用；所以那阵儿也没捡破烂儿的，有破烂儿还轮得着你捡，人家自己还留着呢，破家值万贯。玉莲脸上的平静让李儒东对女人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，“女人应该是这样的。”李儒东心里这么念叨着，一扫刚才的恐惧。

老陆对那些老太太说：“你们都先请回吧，明儿一早还请各位给面子。”大家七嘴八舌地说：“瞧您说的，街里街坊的，客气哪门子。再者说玉莲的为人谁不清楚？”都走了，剩下老陆和李儒东两人，那边俊明一点声儿都没有，想必让白广泰哄好了。李儒东在一张白纸板上画

里了。

一路蹬着板车回到黄土坑胡同，老陆见自家门前已经被街坊四邻围得水泄不通了，还听见街道居委会杨主任，扯着破锣嗓子喊：

“都带着孩子回家去，以为是什么好事呀，那谁，粗脖媳妇儿，带着你家小顺子家走，小孩看什么死人，到时候他老娘死的时候就看见了。”

末了这句话引起一片骂声：“啧啧，瞧她这张烂嘴，你就不怕嘴上长疔，挨千刀的……”骂虽骂，人群却慢慢散开了，杨主任得意道：“嘴硬不是，有能耐甭动换，待着哇，死人有什么可看的，要搁农村，来就不能空手儿，您得拿钱。”粗脖媳妇儿也不吃素，站在东墙根儿底下左手抱着小顺子，右手指着杨主任道：“你这肥×，你拿钱哪，你丫挺的不是领导吗，领导带头哇！”刚得意没打喷嚏的工夫，被粗脖媳妇儿几句话又换了架势，声先高了十六度，一下子拉那么高，费劲，杨主任在街道上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不慊头人前讲话，应战道：“你×瘦，男人都愿意操你，你一天到晚没事干叉着俩腿等着。”

见两人骂得不像话了，有人道：“咳，人家老陆家办丧事呢，你俩一边骂架去。”老陆拱手过来道：“街坊四邻，有劳了。”假装听不见俩娘儿们骂架。老陆进到院子里，见院子里往常晾衣服的铁丝上搭了三幅被面，一幅是布的，暗蓝底子碎白花，剩下两幅都是人造棉的，黑白点的。老陆一惊，这可是大礼了，问白广泰都谁送的，记下来没有。白广泰说还能是谁，胡同里还有谁这么出手的，也得有哇。不用问了，岳家，白广泰补充道：“那幅布的是南头吴大夫家的。”停了停又道，“你柜上的东西也让人拿了不少，那罐子糖见底了。”

探丧的多是胡同里的中老年人，胡同里有什么大小事，比如娶媳妇儿嫁闺女，生老病死的，老太太们就会忙得脚后跟朝前。老陆一进院子，老太太们围上来，问娘家人怎么还没到，老陆说随后就到，然后抱着拳一一谢过，进了西屋。转身又出来了，问白广泰怎么不把玉



莲请西屋去。白广泰犯难道：“说老实话儿，北京这些老规矩我也不大明白，玉莲家又是在旗的，规矩多，别让人家说出什么闲话来。”老陆心说，都穷成什么模样了，还规矩呢。就听见院墙外边响起玉莲妈的脆声：

“哎哟我那可怜的闺女哟——”音儿先是陡陡地上去，以引起所有人的注意，告诉娘家人来啦。果然，人群突然静下来，很快地，随着那一声吼叫，院子里的气氛陡然变了。

“我那亲闺女哎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，你扔下我这孤老婆子一个人走了，到那边享清闲去了，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哪~~老天爷哎，你怎么不睁眼看看哪，你把她拽走了，让我们俊明怎么办，俊明哎，我那可怜的外孙子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哇，造孽呀，这么大点的人就没了亲娘啊，老天爷你造孽呀！陆仲祥你这挨千刀儿的，你还我闺女还我闺女！好生生的闺女给了你，没两天你就折腾没了，你安的什么心哪？你这挨千刀的陆仲祥，我闺女生生让你要了命，你没黑没白地折腾她，搁谁也受不了哇，欠让狗把你那孽根儿咬下来，让你当太监，李莲英管着你就老实了……”末了这句话引起周围一阵窃笑，碍着是丧事，不敢出大声。白广泰怕出什么纰漏，赶紧过去搀了玉莲妈一只胳膊，道：“他姥娘，您进屋歇会儿，留神身子，您要再有个好歹的，俊明不更可怜了？”一旁俊明姥爷也帮腔，说：“听人家的吧，怨谁呀，只能怨咱闺女命短，眼见饥荒年一过，兴许好日子就来了，她倒先撒了手，这不是命是什么？”

俊明姥爷是怕老婆的主儿，平时把俊明姥姥当慈禧太后似的供着，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今是借了白广泰的几分胆才有上边那几句话，说完就后悔，正想着怎么找个台阶自己下，听老太太一声大吼道：“你给我麻利住嘴！哪就轮着你说话了？要不是我妈瞎眼让我嫁给你这么个十锥子都撬不出个屁的主儿，也不至于让玉莲嫁给他陆仲祥，我们玉莲身子原本就弱，哪禁得住他下狠家伙……”话又绕回来了，这只



俊明那小兔崽子不成？老陆原先很相信血缘，这世界上没什么比血缘更近的了，就像一张纸的两面，中间不可能有缝儿。可自从玉莲死后，俊明对自己的态度，让老陆对血缘产生了非同以往的怀疑。心里琢磨：看来血缘这玩意儿，有时候真是狗屎不如；若真恨起来，是那没血缘的多少倍！就像是当间隔了几座大山。这时候，觉得下边憋得慌，要撒尿。前边忘了交代：老陆家院子里没有厕所，借用旁边三号院，三号院无冬历夏都敞着院门。老陆晚上不去，使夜壶。胡同里男人有用夜壶的习惯，尤其冬天，屋里火炉一封死了，冷得冰窖似的，让女人把夜壶递过来，男人顺手接了，往身子底下一塞，一阵响动，解决了，舒坦，至于递夜壶的女人舒坦不舒坦，另说着，谁让你女人，你用不了这玩意儿啊；你既用不了，只能给别人递，看着别人享受；话说回来了，看着别人享受未尝不是享受，何况舒坦的是自己男人，男人享受女人受罪，天经地义呀，要不怎么安排女人生孩子来例假，怎么不是男人呢？老陆夜里必定起夜，也是养成的习惯。原先都是玉莲到院里枣树下边拿夜壶，如今玉莲不在了，只得自己拿。老陆尿急，起身到院里拿夜壶，绕着枣树兜了一圈儿，也没夜壶的影儿，琢磨是让俊明拿自己屋里了，想喊俊明，又怕他睡得迷瞪，叫醒了跟自己又是一场不痛快，急忙着往三号院跑，没想到三号院的门虚掩着，黑咕隆咚的，老陆没看清楚，以为还是往常那样四敞大开，一头撞上去，登时眼冒金星，强忍着，推开虚掩的门，掂着脚儿进了院，哗哗一阵爆响，这才痛快了。尿完了，回到屋里，接茬儿睡觉。第二天起床一看，头上简直就是个小肉包子，拽的脑仁儿疼，俊明见了，只用白眼珠瞟了一下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当压根儿没看见。老陆想起什么似的：“别是这小兔崽子成心的。”真让老陆猜着了，昨夜里俊明确实是成心把夜壶拿回自己屋里的，他知道爸要起夜，成心要老东西好看，平时睡得多死，昨夜里眼瞪得铜铃似的，专等着老东西出洋相，听着老陆一溜烟儿往外跑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表面装睡，呼噜打



得山响，把肚子里那点坏水全浇他爸脑袋上了。老陆虽猜出几分，却也将信将疑，揉着脑门儿上的大包问俊明道：“你昨晚上干吗把夜壶放自己屋里，不知道你爸有起夜的毛病？”俊明漫不经心斜楞一眼老陆道：“我尿完忘拿出来了。”说完，转身出了院门。老陆知道这小子是专跟自己过不去，干生气。

快晌午了，白广泰才来，手里拎着一小瓶酒，一进门见老陆脑门儿上的包，忙问怎么回事，老陆说了，白广泰大笑，笑完了道：“要不怎么叫一物降一物呢，你老东西不是有心计会算计？怎么着，碰上个克星吧，够你受的。”老陆白了白广泰一眼，说他幸灾乐祸，不是好东西。又问怎么还拿酒。白广泰说是昨晚上，一个远房亲戚来，捎了几瓶酒。老陆问什么阔亲戚啊，拿这么好的酒，老陆早瞄着是一瓶竹叶青酒。白广泰压低了嗓门道：“甬嚷嚷，从南边过来的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原先在村里的时候也没来往，昨晚上突然来了，说是在北京倒车，要往黑龙江去。我说不要他的酒，他死气白赖给我，给就留下。”正说着，素芝来了，装不认识老陆，问有粽子糖没有。白广泰心里乐了，老陆看铺子里没别人，就对素芝说：“甬藏着掖着了，这是你白大哥。”又指着素芝给白广泰介绍，素芝刚叫声白大哥，俊明突然回来了。素芝听老陆说过俊明，所以对俊明也就分外亲热，顺带扯了一下俊明的胳膊道：“哟，这是俊明吧，真不矮，还不到十八吧？”没想到俊明一翻身，把素芝的手拨了开道：“你是谁呀你，动手动脚的。”素芝愣了一下，老陆一旁冲素芝使眼色，意思让素芝甬答理俊明，素芝哪知道什么意思，一味顺着自己的思路走，琢磨着刚死了妈的孩子，怎么着也是可怜哪，少人疼，加上自己跟老陆那种关系，不说半拉妈，四分之一还说得上，就又上前一步，摸了下俊明的后脑勺，说这孩子可怜什么的。俊明哪吃这套，见素芝摸了自己后脑勺，这回竟恼羞成怒，“啪”一下子，打了素芝的胳膊，接着就是一串臭骂，什么难听抡什么，少不了“破鞋、婊子”一类，素芝开始有点蒙，几分钟过



这天晚饭后，照例的，老陆的铺子里聚着三四个喝酒的，少不了白广泰，还有粗脖，再有就是李儒东，还有新近往这跑的王四。仨人都坐着，只有粗脖像根杆似的斜倚在北墙上，仨人都拿小酒盅喝，只有粗脖用一只蓝边大海碗，不知李儒东从哪弄点花生米，老陆使油过了，放碗里，搓点盐，哥几个乐开花了，几个人是说塔又说山，说完北海说西单，嘴里都没闲着，听王四说道：“知道原先东四牌楼那有个酒馆叫恒和庆的不？”白广泰道：“听说过，原先就数它生意好了，是个山西人开的，门口还有口大锅，水没时没晌开着，煮刀削面使。”王四冲着白广泰挑大拇指，道：“白爷，您还真什么都知道。”粗脖一旁道：“山西人怎么跑北京开酒馆来了，哪儿跟哪儿啊？”白广泰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北京的酒馆大部分都是山西人开的，知道山西人会做生意吧，晋商啊，明清五百年，山西人精明，会算计，讲信义，人家不赚不义之财，绝对不会往酒里兑水。”说完，使眼角瞟一眼老陆。

老陆笑道：“你老东西瞅我干吗？”白广泰也笑：“我干吗单瞅你，不瞅别人哪？你自己心里明镜儿似的。”老陆坦言道：“要说这两年酒里不兑水，那是蒙人呢，寻遍北京城，你给我找出一个来？”

王四打断两人的话问老陆：“您怎么不进点南酒卖，那玩意儿暖胃，原先我爷爷最喜欢喝。”粗脖问什么是南酒。白广泰道：“南酒就是绍兴黄酒，喝不惯那东西。”

老陆使下巴颏儿指指白广泰道：“听见了？没人买账。”

王四抿口酒道：“也是，南酒讲究论斤论坛卖，不像白酒能一提一提地卖。”停了停，李儒东突然接道：“我喜欢喝黄酒，那酒有后劲，而且要用锡壶，尤其冬天，酒杯也讲究……”

王四插话道：“看来李校长是有见识的。”李儒东摆摆手：“也不算什么见识，只是原先住西城的时候，隔壁邻居一个姓吴的老头儿喜欢喝黄酒，有时我过去蹭一口喝。要说卖南酒有名的铺子还是在东城，早年隆福寺的长发号，那边，八面槽的长盛号，还有北新桥的三义



俊明登时停住了，转过身，望着老陆。老陆指着俊明道：“小兔崽子，你甭跟我装大头蒜，你以为老子这辈子就任由你欺负了是怎么着？你转转眼珠儿想明白喽，是老子养活你，不是你小王八蛋养活老子！你吃穿用都是老子供的，等老子爬不动了，要饭要到你门上的时候，你再甩脸子给我瞧，现在忒早点了。”

俊明毕竟是孩子，一张嘴就露馅儿：“他们砸了你，也算我账上啊？谁让你自己行不正，出去找野婆子的？活该！”末了这两字，声儿低得几乎听不见，然后赶忙推开南屋门，一头扎进去，没声了。老陆接茬儿坐房檐儿底下抽烟，一阵折腾以后，可能是身上有了汗味，没两分钟工夫，被蚊子叮了十来个大包。老陆站起身，掸掸屁股上的土，进屋了。伸手拉开灯，玉莲正满眼含笑看着老陆，一激灵，这才看清是李儒东为玉莲画的像，这才觉得李儒东的的确确把玉莲的魂画出来了，禁不住心里很感慨，跟玉莲对视了几秒钟，道：“玉莲，你撒手走了，不管我们爷儿俩了，恐怕是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，俊明总跟我过不去，你在天之灵能劝劝他，让他念在父子情分上，甭总跟我搅和了……”

那晚上老陆睡得香，打玉莲走后没那么香过，竟然没起夜，早上到院里，看见夜壶乖乖地趴在枣树上，没人用。老陆出了门，想把铺板卸下来，没留神，踩了一个人的脚，低头看，是羌墨。

羌墨是胡同里，也是宽街东四一带最漂亮的女人。说起羌墨，女人嫉妒、撇嘴，说羌墨是狐狸精、骚货、破鞋；男人流哈喇子，说她好看、打眼、百里挑一，没男人不喜欢她。又应了那句话：红颜薄命。其实颜不红的女人有时也一样命薄，只是红颜女人如果命薄，让人感叹，颜不那么红的女人命薄，不知感叹什么，没说头儿。羌墨嫁人不到一年，男人死了，肺癆。男人前脚儿走，孩子后脚儿生下来了。先天营养不足，一百天，孩子小得跟猫儿似的，羌墨柔弱，像春



意大着声招呼排队的：“排好了排好了，甬加塞呀，加塞一会儿不卖给呀！”实际上都成了人粥了，哪还分得清楚谁排队谁没排队。素芝瞄一眼老陆，见老陆并没看她，一门心思地盯着门边，觉出人家那是要往回返，心里有点发毛，怎么也是舍不得的，不由得想起老陆的千般好。想喊老陆，又不想打自己嘴巴，嘴张着，眼睁睁看着老陆像只小船似的在人粥里游哇游的，到了菜市场东边的小门，连头都没回就出去了。素芝心里就空落落的，一股脑儿的，把肚子里的气儿全撒在买东西人头上了，指着一个想加塞的男的喊：“嘿！嘿！干吗呢你？说你呢，就是你，你玩命挤什么呀，给你妈开追悼会是怎么着？”男的急了，扯开嗓子跟素芝对骂：“你丫是吃大粪长大的吧，要不就是你妈生你的时候把你生茅坑里了，您是得天独厚，您现在要是想刷牙灌肠什么的甬客气……”旁边的人大部分都帮着素芝，说男的说话难听，实际上都为了能买上点板油拍素芝的马屁。那男的见自己很孤立，便在人堆里跳着脚地骂：“瞧你们丫那德行！不就是为块猪板油吗，我今他妈的还懒得买了，留着给你们丫擦屁眼儿吧。”说完，真从队里头挤出去走了。

晚上，素芝回到家里，一身生猪油味坐在饭桌旁边，看着眼前一碗二米饭发呆。闵文德问是不是太累了？闵文德在街道被服厂上班，厂子跟家就隔着两条胡同，回家早，饭都是闵文德做。素芝在菜市场，街坊邻居的买个排骨哇板油的，都托素芝，所以素芝在胡同里有人缘；再加上闵文德夜里不行，所以在家的地位可想而知。闵文德问素芝的时候，还小心翼翼看着素芝的脸，素芝长得虽不好看，但她身强体壮，在她旁边一待，只觉得火力腾腾的。闵文德喜欢在素芝旁边待着，为的就是这个。素芝嫌烦，对凑在身边的闵文德歹声歹气地说：“离我远点，烦人。”

晚上素芝很早上床，床靠窗户放着，素芝喜欢睡外边，每次闵文德上床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迈过素芝，生怕踩着她。今天更是，闵文德知道素芝打回来就不痛快，以为是在菜市场跟同事或者领导闹别



扭，越是小心越出错，闵文德上床的时候踩了素芝的小腿，素芝哎哟一声，吓闵文德一跳。连忙说好话，素芝正没地方发泄，这时候一股脑儿朝闵文德来了：

“干吗呀，吃撑着啦？有本事上啊，我这等着呢，姑奶奶撇开腿等你，你今儿不来都不成。”说着，素芝三下两下把背心裤衩脱个精光，露出一条雪白的身子，原来侧着躺，这工夫放平了仰躺着，乳头粉嫩，阴毛黑而密，闵文德见了猛地一惊。自从闵文德没了床上的本事，七八年来几乎没见过素芝的身子，眼下这么一刺激，没想到下边竟然有了动静，毛毛虫似的阳具，此刻挖挲着仿佛要起飞似的。素芝也看见了闵文德下边有动静，一看有戏，刺棱一下子坐起来，搂着闵文德的身子大喜道：“你真行了？咱们试试……”说着两人拉黑了灯，你拉我拽地在床上折腾了一阵子，最后还真成了，虽然不那么跟劲，也绝不像从前蔫头耷脑。素芝高兴道：“成了，今儿就这样，甬急，明儿再试。”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两人吃了晚饭，慌忙着洗了就双双上了床，闵文德脱了裤衩，往底下一瞧，自己先乐了，原来那玩意儿比昨天又大了不少，素芝更是喜不自禁，先用手摩挲个没完，早把陆仲祥撇到九霄云外，然后两人你上我下，好一阵云雨，直到半夜过了才罢手。素芝上班的时候竟像换了个人，仨月一过，身上不舒坦，去医院一查，怀孕了。

有一天俊明从外边回来，身后边跟着一个唇红齿白的大姑娘，进了门就赶着老陆大叔大叔地叫，中午也不忙着回家，主动跑厨房做饭，擀面条，炸酱，一院子都是炸酱的香味，馋得老陆哈喇子都下来了。吃饭的时候老陆问姑娘叫什么，说叫红梅。老陆问红梅住哪儿，住什刹海，又问前海还是后海，后海。老陆又问怎么跟我们家俊明认识的。红梅还没来得及回话，俊明先不耐烦了，嫌老陆啰唆。红梅笑了笑，露出腮帮子上俩酒窝，道：“好些年了，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认